弢園文錄外編

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二目錄

取士

重儒

肅官方

久任

求言

理財

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二

長洲 王韜 无晦著

言和

自法人敗盟以來多所需索志在要求意存凌侮其勢固宜戰而不宜和能進而不能退可拒而不可許也蓋以我所恃依者理而已矣情而已矣理直者氣自壯情正者言自順以中國甲兵之衆材力之猛儲蓄之饒守備之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固何難與之相見於疆埸誓師於邊境哉我於此但當計曲直而不必計勝負但當計順逆而不必計強弱此一役也 列祖 列宗實式憑之普天率土罔弗共之況乎天下之懷義憤也久矣以法人之屢次無禮於我羣且皆裂髮指無不延頸企踵擐甲枕戈以待事機一旦决裂然後齊臂

以與投袂以起而與法人爲難此誠事之不可緩機之不可失而民衆之大有可用也以是識者皆謂此時非一戰無以作士氣無以振人心無以與人材無以宣　皇威無以張國體不知此固然矣惟是和戰之機應操之自上能發者必先計其能收設使人人皆以義憤爲辭鄉自爲團人自爲練雜金革習器械跳盪拍張桀不可制奸事喜亂之徒乘機而入其中雜其能辨之者蠢然思動至於潰爛不可收拾而於是乎天下多事矣此固不可不慮也又況今日者泰西各國通商中土其與中土商民平日非有勢分之相臨也非有恩信之相結也非有意氣之聯絡也非有情誼之浹洽也其待中國之人以禮貌以情意以相周旋交際者固不乏人而其間或有恃勢妄作逞臆橫行待之不以其道者亦未嘗無之

衆國無如之何而其心之銜忿蓄怨固已久矣徒以一人鎮之自上百執事奉承奔走於上以相左右而保持之故皆俯首聽命若一旦法事猝興人思報復保毋有別國受其害者乎至此將誰執其咎哉故民氣可靜而不可動民心可聚而不可渙和則可暫安於目前而戰則兵連禍結一時不能竟其究竟也以管見言之莫若暫與之和而亟圖自強當今要務在與法重訂詳細條約其中自有主者非外人所能越俎亦非一介小民得以妄參末議自取罪戾惟彼則索賠償索撫恤百端以要我而我則置之不復理似乎相去懸殊雖欲議和無從說合竊以爲禮之用和爲貴馭遠睦鄰之道斯爲美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苟其所求甚奢勢固不能強從若不過區區百數十萬金似尚可行獨是所爭者在乎

正名而已初不在乎索之鉅細多寡也賠償即爲酬餉固萬不能出之於我即撫恤亦非我之所當行也諒山一役其發難始自法人我國兵弁多所死亡豈法宜撫恤而我國之若軍若官乃任其暴骨於郊原流血於溝澮哉我有撫恤之費彼亦當有補苴之費則所持乃得爲平所請乃稱爲允今者不必議撫恤不必議賠償　大皇帝大度含宏恢乎罔外儻館玉帛古者行成修好之所不廢盟聘會同之所常有以黃金若干鎰白金若干斤遣一介之使馳尺一之書饋於法之總統曰此言和之禮也惟茲不腆藉以結兩國之歡而示萬年之約若法廷報幣之來即一二金之物亦足以將意我則惟重其和禮而已厚往而薄來所以示懷柔遠人之道也此亦九經之一也我則曲盡斯意爲天下蒼生而屈亦爲泰西

列國通商而屈非畏法人也若猶不許是法人不顧生靈之塗炭也不顧萬國通商之大局也雖爲戎首誰爲禍始天下當共知之然後我傳檄通國布告鄰封惟有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法人從事嗚呼法人於我　中朝豈眞欲出於一戰哉彼有挾而求至再至三聲言南趨臺嶠北駛析津無非肆其恫喝之故智耳我前言法人於中朝有五不可戰亂黨盤踞於內强鄰耽視於外守國之防卒不能盡撤踰越之戍兵未可遽離勞師襲遠越境圖人萬里饋糧兵不宿飽重瀛調船士非夙習此五難也馬達加斯嘉爾小島也以兵臨之屢聞敗耗與英議埃及新闢之河嘖有煩言或不免於爭瞻顧張皇動掣其肘外强中槁情形立見是彼爲己謀之不暇何暇謀人乃更欲樹一敵於中朝其計亦左矣其志亦僨矣

我中朝始終持前說堅忍不拔一聽客之所爲則其氣沮矣其術窮矣沐猴得冠黔驢無技正今日法人之謂也雖然伸於目前者我喜彼怒仍必洩憤於將來屈於暫時者彼怠我奮自可相安於日後草莽下士罔識忌諱平生忠憤無所發抒輒欲執戟荷戈爲衆先驅特以灼知遠情熟揆大勢和則可冀苟安戰則難籌全策蓋天下事不徒恃戰不徒恃和恃我有以當戰則戰當和則和而已不患在戰不患在和在我有以備於戰之先善於和之後而已法事旣平正我國家勵精圖治發奮自雄之日誠哉張幼樵侍御所云法事之終正兵事之始也請得而縱言之曰無因循也無苟且也無蒙蔽也無粉飾也無虛憍也無具文也無植黨也無營私也無偏徇也無拘泥也無欺詐也無始勤而終怠也無玩時而愒日

也無有名而鮮實也倣倣西法毋徒襲皮毛也養民練兵訓士惠商舉賢任能簡吏擇官去虛儀尙實意敦品詣重藝術除律例之繁苛文試勿行時文武試勿以弓刀石別開文武兩科務期實效與民相見以天與泰西列國開誠布公通彼此之情無以遠近隔遠上下之志無以貴賤殊則所以治中而馭外者胥在乎此矣如是乃可以言和

言戰

今日法國之事我不知何以爲戰何以爲和何則法人設計以圖用兵以攻者越南而已其命將出師遣兵調船之初意不過四端曰酬餉割地關路通商而已苟我中朝以越南爲藩屬二百餘年來久形恭順登於王會受其共球則不必待其作申包胥秦廷之哭而後援之也當遣一介之使以告於

法曰越南爲敝國藩封天下所共知貴國當亦知之幸以敝國之故勿加兵焉不然貴國有進征之師敝邦亦有往援之旅法幸而聽固兩國如天之福倘法人詰我兵備艨艟以從事於越豕突狼犇鯨吞蠶食欲得而甘心焉則我　朝廷亦當先之以文告繼之以武功命上將整六師雲集關外以保茲小邦越而與法人詰朝相見於疆埸如是乃得謂之戰去歲李傅相與法使會於海上雍容辭命往復周旋未有成說法人逞其跋扈恃厥詐雖一舉而入東京再進而踞順化與越結約垂爲定章是其投鞭斷流之勢目中早已無建業矣我中國雖朝發軍艦夕遣營官羽檄交馳倉皇境上而出關之師究未與法人一矢相加遽並未交綏卽行退守如是何得謂之戰和者對戰而言者也既未與戰又何得言和此我

之所以不解也蠢者俄人之伐土耳機也英人聲言救援今日發勁旅明日調堅舶帆檣馳駛旌旆飛揚一若大舉搏戰即在頃刻間逮俄入土都大局已定而英終袖手作壁上觀迄乎歐洲列國集議之時未聞俄與英人再訂和約也以英雖有救土之名而未嘗與俄有交戰之實也兵釁未開也邦交如故也今日法越之事何以異是且法人於越南固已大逞其所欲矣其循北圻而往如朋松如洪化恐已入而踞其城垣佔其營壘戍以重兵不復還越則地已割矣循紅河而往欲泝之而通道於滇蜀舟楫可行駛商賈可往來則路已闢矣法人於此尚復何求不過通商蒙自撤兵越境則須請命於中朝耳是亦不過另訂商約而不得謂之和也酬餉一節明言不欲過索業已昭然白之於天下前盟具在口血未

乾何得再有後言此不過以越南貧瘠猶獲石田歷來兵費必不能償故思及我中朝耳彼來議和之時早有深意不然越南之事中朝已概置不理本不必無端牽入自多枝節其來只請通商一欵或再請撤兵之期耳我　朝與彼立約亦當削除越南諸說不必與之爭藩屬之空名爭之彌復損失國體耳法在越南早已定有約章又何必我　朝再預其間哉法人如以越南為中朝藩屬則援之萬國公法必不能與兵致討取其土地戮其官民作封豕長蛇之薦食苟以為無預於中國則又何必訂入中朝約內申說再三此進退無據兩者皆無以自解也乃今者無端索賠其情其理更不可問又多肆其恫喝則惟有與之一戰而已夫戰非我之所欲出也設使天牖其衷法人悔禍兩國講信修睦以玉帛而不以

兵我豈非社稷民人之福無如彼以戰來我不能不以戰往是戰者乃我之所以應敵也非我為我首也非我為禍始也天下列國之所當共諒者也戰之之道有二曰暫戰曰常戰法人自恃其船堅砲利將猛兵精以為無敵於天下非先一戰以挫其鋒必不肯俯首以就我範圍彼不過欲酬款若干萬而已若先與議定以一戰之勝負為取與約於何地開仗然後兩國以兵戎相見若中朝獲勝則作罷論法人不得再啟釁端法勝則所議若干萬敬拱手而奉之於法無有異說此所謂暫戰也未戰之先當爲三軍而告之曰我朝國勢之盛衰兵力之强弱萬民之所仰望列國之所注觀胥繫於此一戰鼓其勇作其氣重其犒賞激發其忠義恐精銳厚勢力驅敢死之士材官技擊不專一長而統之以百戰之能將安

見其不可出於一戰哉既戰而後畀之則我可自愧於天下

我　朝自二十餘年來講求武備整頓邊防倣傚西法製造舟艦鎗礮練兵士礪器械淮勇湘勇各自成軍號稱勁旅設非出之於一戰則可用與否末由知之若遇事變之來畏首畏尾虛與委蛇動以賄賂行成徒張敵國之氣餒而墮我軍之志氣所謂膽智者何在所謂勇略者何在敵不可縱禍不可延隱軍實而長寇讐正今日不戰之謂也顧戰必有以制其死命而後可曰出奇曰用閒曰以靜制動曰以逸待勞曰以主禦客曰固扼險阻曰嚴絕接濟曰但守之於內河而不必擊之於外洋法人狡譎特甚其用兵於中國必先以輪艦十餘艘游駛洋面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使我眩其虛聲而多爲之備備多則勢分備多則力渙彼乃得舍堅而攻瑕

遊實以擊虛而於是乎得逞其志矣我當何以馭之曰靜則可以制動逸則可以待勞彼客我主守有常所無事疲於奔命法之大艦巨礮但能縱擊於大洋彼欲攻城略地勢不得不登岸我但扼要以守之地雷坑穴無所不備在臨機以應變而已俟其進而擊之彼豈能飛越雷池一步哉彼之所至大抵多以失業之流氓爲耳目近鄉之漁艘爲接濟此在地方官嚴申禁令而已行保甲之法厲連環之罰有犯必懲戮之毋赦殺一二則千百知警矣是在上之雷厲風行而已惻敵船莫如用火攻行之於大洋則難而行之於內河則易粵閩浙三省多出海之漁船其操舟之舵工水手類能狎風颶涉波濤如履平地毫無所畏我懸重賞以購之高爵厚祿以餌之聽其所爲毋掣其肘如能成功則以全舟所有畀之彼

自致死效命而不辭火攻之術既行天下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即遠而行之於西貢海防亦無不可更何論乎中國哉此所謂常戰也我中朝既出於戰必當持之以恒久舉之以全力勿以小勝喜勿以小挫驚中國海疆南北透迤萬有餘里備不勝備防不勝防宜區為四軍而統之以四重臣以節制而總轄之寄以專閫之任重其責成遼東三省為一軍直隸山東為一軍江浙為一軍閩粵為一軍敵至則應敵去勿追守有一定之地敵人入尺寸即治以重罪須詔天下舉賢才尚藝術召奇材異能勇力折衝之士以實行伍如有成效不次拔擢此一戰也薄海臣民罔弗共之一戰不勝則再戰再戰不勝則三戰務有堅忍不拔之志時際艱難人才自生以中國之大豈無非常之人以禦侮而定難者安見

法之必操勝劵而我民之不可用也哉無畏敵無貪功無退縮無淩競無驕悍無委靡有赴敵進死無怯敵退生上下之間一心一志一力一體卽橫行於天下且不難更何論乎法人必如是乃可以言戰

擬上當事書

爲敵陳管見以備采擇事竊聞謀必出乎萬全事必操夫勝算謀成而後行事定而後爲則一舉一動可無後悔用兵之道尤宜愼之又愼非過爲老成持重畏葸瞻顧也必審我有以制之而有餘然後可一發也毋憚彼强毋恃彼弱毋厲其多難毋患其肆橫在我先有以自審而已今日者法人之凌侮極矣驕悍極矣勢不得不出於戰以彰 天討以奮 天威用伸薄海臣民之憤理直者氣自壯名正者言自順法人

雖狡獪之天理人心必不能逞也然天下事固有不能盡以常理測度者也張法人者謂其船堅礮利將猛兵精輕法人者謂其財殫力痛民窮國蹙强鄰峙於外亂黨踞於中他處兵事已形棘手惟管見竊不謂然法人之來擾中國尚利害參半獨我之禦法人爲有害而無利何則我與法所爭者空名而已而其間所失者實大戰而捷法人必思報復未必卽肯甘心俯受挫折兵連禍結靡有已時法人今日首先開釁於中土一戰於基隆再戰於馬江雖迭有勝負而我國受虧已甚統計兵輪砲艇船局礮臺已不下二千數百萬始事已如此後來尙難逆料雖他省防堵完密守禦謹嚴法兵卽來不以力勝可以計殲然今日遣艨艟明日調士卒經費浩繁何可勝計他日欲令法人償我兵餉勢恐不能今法人自初

七日退兵之後寂無動作其意蓋有所待將俟增兵既至然後合而攻我進攻福州之法兵皆經劉團挫敗之餘衆猶且猖獗如此若從法國調來者其銳氣當增一倍亦可推矣法人所注意者閩則臺府粵則瓊州皆孤懸海外可以鐵甲戰艦火輪兵船守之於大洋而不虞陸路之追截其攫臺灣則必先踞澎湖以為泊舟駐兵之地臺灣幅幀遼濶物產富庶且為東西航海者之中道泰西諸國皆所垂涎法人要必以全力赴之其情形固已灼然共見然則我所以禦之之道如何當必以水師兵輪為先夫與法人交戰擊之於大洋不如守之於內河拒之於水不如持之於陸此固人人知之矣惟是我國海疆延袤萬三千里備不勝備防不勝防況所有輪舶兵艦皆不能駛出大洋衝涉波濤測量沙線辨識風雲況

乎與敵決戰而縱擊也哉以此敵船來莫之遏去莫之追飄忽無定往返自如沿海礮臺苟不善守勢必突遭糜爛經營數十年而毀之於一旦殊可惜也夫礮臺原以制敵船而設專爲守禦計其建築悉準西法宜若可恃不知礮臺所重者在司礮之人苟司礮能資熟手擊放遠近自有定準今倉猝從事未經練習砲皆虛發敵船無所畏懼且敵船在海中旋轉無定其中之也難礮臺屹峙海濱其中之也易以不準之礮攻無定之船此所以爲敵船所乘也瀕海居民即可遷入內地空其地爲甌脫亦是禦敵之一法然商務壅阻謀生路絕小民蕩析離居情殊堪憫設使無所得食肆行搶刼或起與西人爲難致釁調停南方民情浮躁北方風氣剛勁皆足以生亂而釀禍與法人相持一二年間其變必生今粵東兵

事未興而佛山鎮民已毀教堂兩所此皆英美兩國人所設與法人無預愚民何知但知抒其積憤而已釁啟自民咎歸於官保衛之術至此朝廷必有所不及而泰西各國之齟齬起矣俄人於西北一帶久耽虎視特無間可乘耳今許法人前來保衛鐵甲戰艦不日東駛法人寄居通商口岸難保無通消息行接濟偵探我之虛實盡爲彼所洞知欲行驅逐俄人當必有辭苟處置不善不免又樹一敵俄人強悍無理不亞於法人彼若來華事多掣肘至我內地民情亦可靜而不可動各處齋匪教匪哥老會時思蠢然爲患倘與法相持日久民之失業窮苦者必多外憂旣亟內患堪虞於此而圖消弭之正非易事卽日遣發勁旅出關收復東京直搗西貢此固圍魏救趙之法使之還兵自援以相牽制卽以越南爲戰

場而中國海面可無法兵不知法人固狡甚也彼自知不長於陸戰越南一隅暫時可以棄而弗爭而專以水師輪艦擾我之沿海復殘破之越南而毀我完固之海疆孰得孰失何待三思況議和之時彼仍必索還越南也哉總之法人一日不靖和議一日不成則海防一日不可撤勞師縻餉伊於胡底法人可來而我不能往法人本不以通商中土爲急務今年不勝則明年可再舉明年不勝則後年可重至或二三年或四五年屢肆不已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而我所以禦之者窮矣即曰持之以定力而海防之費從何籌措法人之性好急急則其來也必驟法人之俗喜鬥鬥則其敗也不即止中國無一事可以制法人之死命而法人之擾中國可以從容肆應而有餘此則不可不熟思審處而先爲之計慮者

也中法交兵民間義憤當或可用然極言之民之義慣究不可恃也誠使普天率土敵愾同仇富以財貧以力從戎致命荷戈前驅以與法人决一死生豈不甚善而今皆無聞焉是不過徒有其說而已況其中或有藉端以滋事逞臆而妄行者一旦不可制遏反足爲患今者我國家水師未練也兵輪未廣也統領未得幹材也駕駛未得能手也鎗礮之施放未精也器械之攻守未備也必悉心講求先事整頓行之十年始可與法人一戰行之三十年然後可縱橫於大洋之中入法之境而侵法之疆此時似猶未可與之即出於戰也或曰中朝倣傚西法振興武備籌辦邊防製造鎗礮建築礮臺行之已二十餘年何患不濟且湘軍淮軍夙稱勁旅統兵大員皆身經百戰之名將久嫺行陣深諳韜鈐以此臨敵何患不

權今日即以臨陣為練兵殺敵為講武一戰不已則再戰再
戰不已則三戰以百敗不撓之精神而持之以百戰不懾之
志氣不以小勝喜不以小挫驚經一創增一智堅忍而拔百
折不回彼寡我衆彼客我主彼勞我逸彼遠我近彼敗則必
濟師於其國調師遣船計程則三萬餘里計日則一月有半
計費則一卒之費需五百圓我則振臂一呼雖驟集數十萬
衆不難時艱才出必有豪傑之士羣起而助我者由此言之
復何懼乎法人且其勞師以襲遠越國而轉鬥費糧靡餉器
械藥彈儲蓄必饒輪船非煤不濟而煤斤重滯勢難多載經
歷數萬里之遙不得不賴沿海口岸為之接濟既經示戰按
以萬國公法泰西列邦皆不能應其所求至內地姦民則在
乎嚴刑峻法以治之地方官吏加意盤詰自能絕其根株各

處漁船亦必行連環保甲之法以清其流弊并招募其人以充團丁果能殺敵致功自膺重賞有能設法焚燒敵船者立予破格恩施高爵厚賚在所不吝我但守禦嚴密雍容坐鎮而彼自疲於奔命矣所謂靜可以制動也昔俄之未强也瑞顛與師伐其國俄戰屢敗臣民皆主議和獨俄主不可謂國可亡戰不可已其後卒勝瑞顛而國日以强盛堂堂中國詎不如俄不知以上所云應敵之謀料敵之說言之則易而行之則難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我之所短彼已盡悉彼之所長我未能及天下有先事圖維則有餘而臨機應變則不足一著遽誤全盤俱空辦土寇與辦洋匪其間不可以道里計俄瑞兩國境壤相近所爭者在併兼土地侵剷疆宇關繫者大今中法所爭者空名耳爭空名而受實禍竊以爲識

時達勢之智者所不爲也處今日之地固萬不能言和惟有速行整頓戰事而已若彼知難而求退我亦似可虛與之委蛇曰暫忍以罷兵待時而後戰法事之終正兵事之始富國强兵治中馭外宣　國威張　國體請俟諸異日未有不得之於操券者否則徒以一時之不忍而舉一國之全力以相搏獅虎忿爭必有從旁冷眼以觀者竊以爲非計之得也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徒恃一戰以自强竭全力以從事爲中國久遠計則可爲我　朝一時計則不可爲將來計則可爲現在計則不可凡事豫則立惟有備乃無患養精蓄銳深識遠慮天下何事不可爲豈獨禦區區之法人也哉鄙意卽欲與法人戰亦當謀定而後行事成而後爲不必汲汲於一時也天下機會之來豈有終極忍之於今日而報之於他時天道

循環斷無或爽或者謂今日再與法人羈縻而示之弱則他國必有起而效尤者我　朝之患正未有已時今日之害猶小他日之害爲大也不知苟能自强彼必畏我何敢相侮今法人之誅求無厭非理妄干正以我海疆之備有懈可擊耳富强之效已覩馭外之權即甚於此愚以爲事至今日要當實事求是不必涉矜誇獻頌譽鋪張揚厲專作美談必令天下進說之士直言無隱以聞過爲喜以攻短爲向而後天下可治韜春愚下士罔識忌諱特忠君愛國之念耿耿不忘故敢盡其區區伏垂亮察不宣

擬設洋藥總司議

鴉片産於印度而總滙於香港近年吸食者愈衆走漏者愈多不獨爲通商全局中一大漏卮而於國家釐稅所關亦非

淺鮮今欲杜其弊清其源絶其流正其本莫如設立洋藥總司而以其權歸之朝廷蓋榷烟之中隱寓禁烟之意焉何謂洋藥總司總理衙門移文於英之駐京公使并我國駐英欽差使與英之外部大臣印度總督酌商許在印度香港兩處由中國簡放榷烟大臣駐劄其地專理稽查烟務所有鴉片入中國者每年或十萬箱不等由印度商人報明印督由印督移咨中國駐印大臣按期運載至華聽由招商局輪船代裝駛往各處通商埠頭以香港爲總滙之區存貯棧房以待分運蓋走漏之弊杜之於中國則難杜之於印度則易何則印度英商自行運載來華既至香港之後中國海面港汊紛歧各處皆可繞越且走私輪船又復迅捷異常乘夜偷渡不服盤詰中國奸商又與西人互相表裏恃爲護符冒險影射

號計百出勢實無從稽查今於印度出口之始一報之於印督再報之於駐印大臣給以文憑其來數已昭然有據雖欲偷漏勢必不能若其中有非在中國消售者則不得載至香港爲存貯之所印度栽植鴉片歲有定額不得多種販運中國十萬箱之外不得再有所加違者有罰英廷設法本爲至善無奈一經出口分運各處卽已難稽其報之英官原有總數而所經中國關廠報稅抽釐每於總數不符兩兩比較相懸甚巨非由偷漏胡爲至此今於印度載至香港之後若英人欲分運中國通商口岸消售恐聽其便惟載運之船存儲之棧皆由招商局代爲經理其費一秉至公如或英商以爲不便議不能行則有掛號領憑之一法何日進口何日出口何日分運各處通商口岸須詣中國駐港大臣一一報明銷

售之後然後納正稅及子口半稅此於印度官商皆有益而無損而亦任其隨時消售販運無一毫稍掣其肘誠如是也中國所設一切緝私委員巡船皆可裁撤所省者大何憚而不爲況乎榷烟原可與禁烟並行而不悖所入中國若干萬箱每歲爲期原有限制本可歷年遞減正不妨與之悉心以籌和衷共濟總之我所以待遠人者不外乎開誠布公實事求是絕不參以盭毫私意粉飾於其間可行與否在乎能直告之而已秉之正持之嚴彼亦有所憚也鴉片本一毒物非以養人乃以殺人既爲鄰好之邦乃以毒物販售於我利己而害人既以良法美意與之商而彼不聽是不欲我由漸而祛害也天下中外雖攸殊總不外乎理而已矣惟理可以折之如不然者仿前代榷酤之法凡有印度所來鴉片悉歸之

官由官以售之民西商如有私販者倍嚴其罰此亦杜截偷漏之一端由是售烟者區之爲烟戶吸食者當必漸寡將見不三十年而烟可不禁自絕矣嗚呼今當軸者孰能肩此重任哉

附隱譚

荒隅避跡幸遠駭機喁噞讙雜中默焉而已竊以麤才短於涉世朋遄儔接酒酣耳熱輒攘臂奮舌妄譚經濟詆訶痛哭罔顧忌諱取嫉當事中以奇厄危而僅免又安敢再侈口以言時事哉嗟乎當此烽煙澒洞灾亂迭搆慘目怵心未知從何下手偶讀古人言事之書其所隱蘊私識皆足以拯捄時弊不禁怦怦心動因是不憚重蹈谷轍輒作臯言比諸枯蝸寒蟲自呻自吟不欲人知以求采納蓋古之人雖伏處菰蘆

謫逐僻遠其忠君報國之念未嘗一刻忘也苟可以爲國者知無不言卽言不見用或言而獲罪終不能自已余也讒毀臯廢窮竄蠻鄉憂時憤事此心耿耿固在漆室之女不諒其志聽諸悠悠可也同治紀元閏八月二十四日天南遯叟自識

敦本

嗚呼自三代封建之法廢而後世帝王所以待宗室者皆未能斟酌損益權衡厚薄而適得其中西漢鑒於七國之禍而其權漸移於外戚成帝時宗族之著於籍者十萬逮乎王莽移漢其得存者數千而已自魏以來勢同孤立當夫開國之初非不思矯其弊而立法未嘗旋卽更張試觀由唐宋以迄元明其間親貴者猜嫌疑忌終至殺戮就藩封者仍不得尺

寸之柄稍自展舒食租衣賦有空名而無實用數傳之後下儕氓隸歷覽史册帝宗皇族鮮克自振拔者或以不軌除國或以驕蹇失職則在乎養之而未知所以敎之之道也此則言乎宗潢近派耳至於疎族遠支所以培植而安置之者亦未得其當不然給土田盡職守聚族而居各事其業仿古者所行宗法以大宗聯小宗互相維繫各自約束必能漸至盛强以爲國家輔佐誠以宗族者國家之枝葉枝葉强則足以庇其本根古者封建諸侯率輔之以强宗盛族如封康叔而分之以殷民六族封唐叔而分之以殷民七族是也巨室世家與國盛衰同休戚而共榮辱自後世世爵廢遂無世臣宗法廢遂無巨族一旦有事而可恃者無一人內無以助貲輸粟外無以保疆禦侮一蹶不振易至於亡然則有國家者其

於厚宗植族可不亟講哉欲固厥本當行宗法而佐以屯田鄉落之間悉寓堡砦習戰攻明守禦兵農交輔耕作相資俊秀者使登仕版壯强者倍給廩餼有事皆可以備徵募供調遣在城者足以佐防兵在鄉者足以助團兵在畿輔者亦以此法爲宗兵如是而根本不强枝葉不盛者未之有也我國家既定天下於各直省建置滿城設立駐防兵額凡撥居隸籍者男女皆須給糈祿歲有常例不勞而食誠優厚宗族之盛典也然當時人少戶寡天下之所出足以養之而有餘二百年來生聚日衆養之不足必至予之漸薄而彼所恃以餬口者亦必不給則二者交病況其在城者無事不得擅離如囹牢之養物且子姓日多而令其游手無業安居坐食非所以爲教也糈薄不贍窮困無告必至貸錢逋累非所以爲愛

也有餘則驕淫匪僻不入於善不足則貧窘無聊告貸民間以揭他日出仕取償蓋有致之而然矣竭百姓之力糜無益之費而成其不數不愛之實竊以爲立法似未盡善也況至今日滿人之在各地者居處已久無異土著其馴順者游戲玩日肆橫者游手滋事甚或居民畏之如虎如欲亟爲整頓尤當使之各事其事隸兵籍者日加操演猝有變故緩急可恃入仕籍者歲加攷試寬其額以儲選用士農工商四民之業一如漢人毋得仰給於外婦女亦勸女紅學蠶織其居處不必在城也業耕稼者當使散布鄉村而以宗法屯田爲之部署富以濟貧有以通無庶幾可行之久遠也不然豈第飢寒之患哉

簡輔

夫國家任人所恃以安危者輔臣而已唐宋有明以來多以一人與以一人喪元代立相皆取用色目人而漢人不得與中書然有元九十年間未聞有賢相也明祖以宰相權重不復建置寄其權於六部而後之大學士即宰相也所謂名去而實存也　本朝立相參用滿漢法至善矣近今十年來道咸之間漢人之爲相者未聞有赫赫之光足以震動朝野維繫君民豈草澤布衣知之有未盡耶徒聞旅進旅退以竊位苟祿固寵全身已耳或曰本朝之無權臣足爲盛德事滿臣中如鰲拜噶禮等雖稍有恣橫者而漢臣則無聞也本朝未嘗輕殺大臣近時間有如耆英柏葰等未易一二數而待漢臣尤厚居臺閣者多以功名終則所以保全大臣者其恩意豈不渥哉吾則曰此皆漢臣之爲自全地者多也本朝勳以

資格拘限循至為相不復采諸民望察諸輿情古昔慎簡之意無有也其為相者已多臻中壽半致耄昏諺曰老將智而耄及之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況其循至相位者由於閱歷甘苦得失而來鋒芒已盡肝膽不張不肯為國家擔持大利害而為深謀遠慮之計徒忝高位重祿汶汶沒沒拱居其職數年而已國家何賴乎有此相也蓋上智之人老則歷練精中材以下老則趨避熟而天下上智少中材多則所以慎加遴選者可不亟哉善為政者先在平日親賢儲材親賢則不肖者遠儲材則緩急有可用之人二者所以為簡輔之地也誠以輔臣所繫乎國者甚重其職佐天子進賢退不肖黜陟百官各當其位昔者堯以不得舜為憂舜以不得禹臯為憂蓋欲為天下得人也宋之相韓富寇范司馬也天下交

賀外彝動色及其相王安石蔡京而天下囂然不靖矣明之三楊在位而事治嚴嵩以靑詞取相而國弊則下民之休戚可以卜相臣之賢否也今相臣之去就廢置若無預乎草野之休戚並不繫乎朝廷之重輕在民若馬牛風在朝若九牛毛嘻焉用相爲哉此皆由公輔之不能得人而枚卜相臣未極天下之選也今必破除陋習毋拘常例務采輿望之所歸苟其材也皆可簡用一歲三遷不嫌其速不由科目毋患其淺不必定取諸翰林中也夫翰林不過徵一日之短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掇拾務詭時好其未得志也趨權門排同列鮮勵名操及既得志養驕居傲日積月累坐致高顯爵位已極而患得患失之心更不可問雖未必人人盡然而委靡末流之中難自振也久矣惟上能不循成格以求相則在位者人

人皆思奮勉而賢不肖辨矣

治兵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有備始可以無患兵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所謂備者訓練之謂也治之於平日斯能用之於臨時今我中國之大弊在無事發兵有事募勇非兵額之不足也在乎自遠調遣曠日持久資糧扉屨必給之而後行而領之先則糈臺之出納遲之領之後則營官之侵尅繼之及兵既至則賊勢已成賊志已固賊守已堅而官弁所統率者祇此數百之衆猶以羊入虎口至亦無濟於事而賊乃得逞其所欲恣其所至一旦敗壞決裂遂不可間當事者知兵力之不能及於是倉猝召募購買器械幸而集事賊膽愈張外而羽翼已成內而民人罹禍至後攻賊著效或

亦賴勇之力而不知將兵者已幾費經營幾縻帑餉矣然則平日之所以養兵者固何爲者哉蓋虛數冒糧老弱充額演練不講器械未精一切奉行故事視爲具文其弊固不勝枚舉也今日所募之勇幾遍天下各省被賊之後軍事既定或卽有改勇爲兵者誠見夫勇也者聚之易而散之難也顧各省一遇昇平卽以兵爲無用軍營中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因循如故也粉飾如故也推諉如故也畏葸如故也虛夸如故也其所爲兵者跳盪拍張漫無紀律勇於私鬬而怯於公戰見民如虎見賊如鼠營中所用者不過弓矢刀矛也卽曰有所專長亦不過擊刺而已如是雖曰有兵與無兵同論者皆謂賊平之後必當改紀軍政整頓營規練習武備講求兵法置辦利器一改從前之面目蓋事貴隨地而制宜道在因時

以善變今日行軍首重鎗礮遠則有礮隊近則有鎗隊器必堅利學必精能坐作進退之間一聽統兵者之指揮其臨陳衝鋒尤在乎有進而無退其忠義勇敢之氣積蓄於居恒而奮發於一朝其氣既鼓有死之心無生之志如是而不勝者未之有也此之謂能治兵矣然其所以能致此者請五言以蔽之一曰厚糈糧以養其身家二曰精訓習以嫻其技藝三曰嚴教化以作其志氣四曰共甘苦以結其心志五曰明賞罰以堅其服從恩威並用寬猛相濟而後兵之於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有不聽約束不遵禁令聞敵猝逃望風先潰者哉顧天下不患在無兵而患在無將諺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卽鬥將能將已不數數覯矣況乎名將大將智勇足備者哉欲儲將材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近之則在愼選營員

遂之則在別闢武科甄別考試一切成法悉請廢之而在求眞材嗚呼今日之要務其一在治兵其一在擇將

擇將

夫天下不患在無兵而患在無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治兵無不强然則擇將可不亟講哉擇將之道夫豈在按時大閱以弓刀騎射爲足盡其能事也哉武科之設亦惟是弓刀石三者是尙以爲遂足拔尤而選奇不亦傎乎且歷代以來多重文而輕武每於武試一科不甚措意取者奉行故事試者僥倖必得濫竽充數務求足額卽如蘇松各府習武者少幾於執途人而取盈也謂武科之足以得將才詎其信哉夫爲將之材不一通古今識形勢辨輿圖知險阻則非由於讀書不可其爲將也有大將有能將有戰將有偏將必皆儲之於

平日以爲臨時之用平日所以甄別而考驗者當分爲數途其一能知兵法識天下阨塞之所在有備無虞設伏制勝其材略足以冠三軍其志量足以超萬衆是謂大將其二能布陣法建營壘築礮臺足以應變而陷堅衝鋒而折銳是謂能將戰將其三能嫻技藝熟槍礮遠近之度命中及遠從無虛發是謂偏將此必設立武備院招徠人材入其中恐心肄習由兵政衙門按期而試之三年拔取前茅賞以頭銜畀之以事功凡此所以預儲將材也武科之法亦必一變而大率不外乎是麾下之兵簡選若干歸其訓練厚其廩粟使其相習以專責成一有調遣聞命即行稍有稽遲惟統兵者是問誠如是也天下無不可擇之將即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有將則疲兵皆可成勁旅也昔吳起用魏而魏强用魯而魯勝用

趨而趨振夫豈異人任哉是則兵之可用不繫乎將哉故今欲治兵莫先於擇將

用兵上

居今日而欲用兵難言之矣羸老充數虛額冒糧恇葸憚出毆扈不前悍不遵法疲不用命上則因循苟且曲護掩蔽下則挾寇自重因而制其上積弱難振積玩難肅積驕難馴積惰難奮此其患不徒在步伐之不齊隊伍之不肅行陳之不先器械之不精戰鬥之不勇調遣之不速也即一旦以此數萬之衆與之雖可用者嗚呼今日之兵紀律蕩然跳蹤拍張不就約束遇民如虎遇賊如鼠入市一鬨入村一空其實在將而不在兵蓋有以釀此驕兵狡卒者非一日矣有功弗賞有罪弗誅失律輒匿弗以上聞偶獲小勝輒鋪張以自夸罰

輕而賞濫祖庇親暱曲徇私情進有必死之憂退無失機之戮人情孰不樂生而惡死此士之所以聞鼓而奔望鋒而靡也夫功誠宜賞罪亦宜罰今不問功罪而但計親疎親者勝則冒功敗則倖免疎者雖有勞而弗錄不平不均何以服人甚者捨邱山之罪而不誅而惟毫毛之功是賞其誰不效尤以相蒙也哉今欲兵之足以禦寇必先在鼓舞士氣移變宿習整頓營規改革軍紀明正典律嚴行誅罰日練月訓歲閱軍中所用以火器爲先有鎗隊必有礮隊鎗以擊近礮以擊遠毋虛發毋倖中發火制敵例有專司習之於平日斯臨時有恃而不恐其在營也共甘苦同憂患而後能與之俱死此非將之責而誰責哉故我謂今日之患不患在無兵而患在無將有將則此皆可教之兵也吳起用魏强用晉而晉勝用

楚而楚振孫武雖婦女亦可教戰固不必擇地而選人擇人而施教也若廉頗之思用趙卒亦狃於所習耳非古來之爲大將者必盡用其鄉人也惟古來名將必有親兵得其死力夫衆在先爲之倡親兵者所以爲倡也臨陳衝鋒先登捷進而後者隨之矣今親兵爲翼護大將遁逃之用宜其氣之不振而莫之敢先也至於用兵之要我昔嘗言之曰用衆不如用寡使智不如使愚

用兵下

軍興以來十有三載矣賊所至輒陷沒無一能挫其鋒者況賊之猛悍善戰遠不昔之闖獻而我兵不足以制之者何哉兵多而力分也說者謂我之受困於賊者在乎兵之不足賊出沒無常來往莫定彼聚我分彼衆我寡此賊之所以數得

志也不知兵少固不能作士氣兵多尤難以一士心兵不在多寡而在善用今慮賊將至之處所以備賊者甚周且密廣募壯勇督辦民團練習兵卒四處調集及賊至曾不能一戰雖多亦何所用賊雖散竄各處而得城則踞其賊目必有久住之所如江甯省城之爲賊窟不下十年江浙諸城之爲賊守者亦已二載何以失則如土崩瓦解復一城則累年曠月而不能今淞郡滬邑及各處鄉間徵兵運衆水陸之師已逾四五萬是亦可以一戰矣而釋甲執冰擁望不前尚復借資於西人聽其指揮此眞可爲長太息者也故我謂先所患者在兵不足今所患者在兵有餘兵多則餉不繼又其志紛而費貸不能常盡其力不觀夫工之舁木石者乎人衆則舉反不速必減人而始舉者欲其各盡力也今用西兵其費數倍

於我士勢恐久而不給且西兵但能為我守城而不能供我調遣由西弁統率則易約束易華官將之未必肯出其死力折銳摧堅遽收其效即使臨陣兼用必互有所諉衝鋒趾驅必心有所恃一旦獨出失其恃而氣反餒矣況乎主客異形攻守異勢勢必不能常與西兵偕以觀望疲餒之卒禦寇驕惰之兵而重之以諉且恃之心雖吳起孫武復生亦不能驅策之矣然則當奈何曰與其募西兵不如用西弁延西弁以教我軍士專習洋鎗以收捷效俾拔戟自成一隊臨陣之時西弁在先我軍在後則我軍人人皆西兵也如是一西弁可抵數十數百西兵而收效自廣其次則在汰兵練士精械利器明賞罰專責重任刻日計時以規恢復上以是責之督撫督撫以是責之提鎮提鎮以是責之游守游守以是責之

營弁逾限不克誅斥立加不患在不寬而患在不嚴不患在不惠而患在不威威信立紀律肅將領先卒奮兵志憪戰氣倍則庶幾乎收一之效也

此兩篇作於同治壬戌春初而三月間李爵相統師截江而來其麾下皆楚皖精勁之旅節制之軍壁壘一新氣象迥異然後能有戰必克長驅以前成破竹之勢收指日之效三年之間江浙底定於是觀之用兵之繫乎人也明矣

取士

古者取士用人之法莫善於鄉舉里選論秀書升以取之公擇之審采之輿評而核之實行也兩漢治績之懋循吏之衆其效可覩已自科目之制興而此法久廢野無弓旌之招而賢良不奮里無束帛之賁而孝弟不聞徒老死牖下湮沒於

鄉黨中耳於是人材日以薾雜士習日以卑汚取士之途隘用人之程濫士舍科目一途雖有高才碩學遠識明辨無由自進金陵督同之言曰今之士皆民之實而竊士之名以取之太多簡之太驟人人皆可為士數年間一邑之稱士者已至千百人按其中皆貿然無知者居多由是士習壞士風不振因而曰天下無士豈通論哉譬如採珠於淵采玉於山取之既竭則以泥沙代之人見泥沙並咎珠玉為無用有是理乎為今計者莫如減其額遠其期與其多取而賢不肖之皆多毋寧寡取而賢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則下知貴而為上者教養皆有實用學中廩餼書院膏火養數百人而不足者養數十人而有餘於是士不為非廉恥懋焉願其為說是矣而猶仍以科目取士也不知科目之弊可勝言哉采浮華而

選實行習經義而闇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竊以徼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亦甚矣其不爲俗學所囿者千百中無一二耳夫人之精神智識亦甚有限自幼而壯皆消耗於帖括中及其爲政茫無所得勢必盡棄其昔之所學而更期用世此吏胥所以得操其權而顛倒之也今欲明習政務通達治體崇尚廉孝舊勵賢能則在增制科開薦舉而間行以科目至科目之制亦當變通宜分數端一爲經籍史義一爲詩賦策論一爲經濟時務一爲輿地天文一爲格致歷算一爲兵刑錢穀如是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遺賢貴實之政成而人無飾行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開制科國家康熙乾隆兩朝曾有博學鴻詞之舉雖來者率以言進而一時之文學經術懷才負望皆出

其中何則上之所好下必走焉以此循名而核實得人亦不難矣制科所取如兵法吏治水利邊防藝術地理凡有一材一能者無不俱收並蓄終期有以佐爲政之實用薦舉貴之於督撫藩臬道府州縣而需由下以達上以民間推選之多寡定其人品行之邪正聲望之賢否衆人好惡之所歸卽其人平日之所爲亦可概見又所薦舉之人必其未登朝籍而隱逸於草野者否則不在此例毋狥私毋謬舉隱匿蔽賢者有罰舉任得人者有賞終期有以鼓舞閭閻孝弟忠信於無形如是而人才不生風俗不厚者未之有也

重儒

嗚呼今日之自命爲儒者亦綦多矣而上之所以待儒者亦綦賤矣士何以多其弊在取之太廣試之太勤而賢不肖並

進也大邑所取不下四五十人中邑所取不下二十餘人小邑所取亦不下十有餘人而近又屢益之以廣額三歲而兩試之於是所謂士者邑必有數百人矣此數百人中果皆具有鴻才碩學能通今博古者耶蓋闒冗陋劣者十居其八九此士之所以不貴也欲士之貴莫若減其額遠其期毋濫取毋薄待得之既難爲之甚少於是人皆思自奮於學而上之所以待士者其力亦足以偏給邑有書院里有鄉學使膏火足以資其誦讀士氣既養廉隅自勵不特此也凡山長教諭學政務極其選今山長率以勢位有力者援薦視其升降爲去留甚至一邑而空縻脩脯者六七人鄉僻之士有畢生不至書院不識山長面目者是則空有其名也凡爲教官者率以老憊疲癃充選稍有才幹者以爲閒員末秩多不屑處而

爲教官者亦徒擁虛名從未一日與士相接不過於歲科試獲雋之士斷斷然爭其贄儀厚薄耳學政觀風動循故事從未有勤訪博采留意人才者每至試期刻日嚴事匆遽迫促務求速了以便再涖他處其所拔擢安能愜望必以試院爲養士之所但第其優劣不必分其資之多寡學宮爲教士之地但計其業之勤惰即辨其等之高下山長教官皆得以素所賞知者薦舉於學政學政亦得於文學之外別采所聞擢舉行誼物望之儒養之裕教之專勵之切皆所以尊儒而貴士也雖然此猶以文藝言也道德品詣著於鄉閭而名未登於甄科身猶隱於草野則有推薦之法必先由下以達上自鄉學里塾薦之於邑自邑而郡自郡而省以薦之多者得舉歷試三年無改然後任用因材器使靡有或遺所薦亦分學

行兩途任以親民之官則爲丞簿令佐任以文學之官則爲教諭訓導優異之亦得爲中書檢討蓋重儒必先由重儒官始儒官能砥礪風節盛致名望者外擢可至州府內用可升臺諫非驟也有重之之名必著其重之之實也初爲士人必先讀書於學宮肄業於書院優其廩餼令足以贍家無內顧憂三試不獲雋聽其改從他途或吏員或幕職略如明制如是則教養皆有實用且取士之法亦必一變時文至今日而極弊從未有行之五百年而墨守不改者旣崇實學貫眞儒盡其所以待之之道人才自日見其振興矣

肅官方

今日之可憂而宜急者在抑躁競惜名器懲貪墨夫躁競者進而恬退者遠矣其弊之極必至是非倒植賢不肖莫辨蓋

爲上者見其便辟側媚結納逢迎誤以爲能趨承奔走攀附贄緣誤以爲勤於是避瘠趨肥舍難就易乞恩私室植黨樹門覗廨宇爲傳舍利膏血爲鉤餌請託公行貨賄晝入諂諛成風鑽刺得志勢燄可炙廉恥盡喪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得也不以正則律已取人從可知矣而欲官方之肅士習之端安可得哉故抑躁競者所以厚風俗端教化勵名節懋廉恥也名器之濫至今日而極矣應制科者率以捐輸請廣額三歲而兩試之幾於取之塗泥沙其名則士其實則民也而貿然無知者率得以倖進行軍者無功而邀顯爵大柢統領之親戚故舊居其半其伴食於軍營者猶可言也甚有居家安坐而翎頂煌然升銜疊至凡此者指不勝屈一空城之復一勝仗之獲虛詞滿紙閱之氣湧將來必至賞不爲恩有有功

而無可賞者鬻爵者入錢而躋高位補授遷擢反捷於正途不知彼捐納之初心是以官爲利也其爲大吏必取之於小吏爲小吏必取之於民禁隳而俗敗民貧而國亂國家害博而利微政蠹而民耗未有甚於此者也所以惜名器者尊有功賞有德養士氣作士志也今日之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一歸諸胥吏官爲言利之門衙署中有市道焉苞苴肆行簠簋弗飭其顯爲者也不足爲病也巧取豪奪窮搜極討婪索萬端不飽其饕餮不饜其谿壑而弗止彼此交征無非牟利也賓朋相接無非談利也內自部員外自上憲利不至則官不顯上下蒙蔽刑不加罰弗及肆然無忌而日取盈焉問有爲國者乎無有也問有爲民者乎無有也惟知有利而已矣噫如是安得不病國而殃民今必嚴其典章糾其賄賂成

邊不撤籍沒不貸即其家資以充軍需使墨吏徒有貪饕之名而無享受之實庶幾此風漸熄又吏之所以貪由於祿之不足以贍賺今冗員多而祿微何不盡加沙汰如裁河工鹽漕諸所有員弁概行撤去而即以其祿益之俾得盡心於政治而責備乃非過嚴所以懲貪墨者肅官箴清仕途俾國法足民生也三者既行官途當爲之一變矣夫今日官場所以惟利是趨者大率開之自上大吏之利取之於小吏小吏之利取之於民間苟無利焉大吏遭駁譏矣小吏干退黜矣升遷無望調補無期卓異薦舉皆孔方兄爲之斡旋也詿闕得官皆阿堵物爲之居間也部吏上下其手利不至則例不行天下遂成一利世界嗚呼果誰爲之哉今欲絕其弊上下一切不言利而惟尚公正廉明以清其源庶有豸乎此三者之所以必當嚴也

久任

嗚呼今世之無循吏也久矣蓋由久任之法壞也漢時去古未遠吏咸久於其治有以官爲氏者其立政化民動多可觀皆爲遠大恒久之計無見小欲速之心此文景之代所以比隆於成康也降至後世此法漸廢其故蓋自科目之制興而一歲所登率數百士纍爵之例開而經年所積動幾百人當局者虞其停壅遂務爲疏通於是有三歲一易經年一調甚至不數月而去者因此仕若轉圜吏無固志視廨宇爲傳舍量肥瘠爲戚愉循資計日以冀遷改其所設施因循苟簡曾無終歲之計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調任繼之者又好爲紛更令方行而遽寢政未成而旋罷下則無復法守而胥吏得並緣爲奸不特此也疏通太甚則吏不習民

停難益久則人浮於缺即使其任職在位臨有五日京兆之心身家念重其餘則不復措意上下苟且惟日望於祿秩之崇卑厚薄而不計民生之休戚利害弊可勝言哉今當局者苟亟思所以變計則何不斟酌科目之制減額而遠期停沮捐納之條投閒而置散復古者采取輿評之法灼見衆人之眞好惡而用舍黜陟之權寓於此焉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猶不失三代之遺意也蓋至愚者民而至公者亦惟民苟治之善入其境未有不知者也自此專責成課報最民便於官吏習於治而政不古若者未之有也

酹諫

古無諫官而師箴瞍賦獻替不絕今雖設有專官而鯁直無聞焉嗚呼此古今升降之大端哉宋元明之弊也臺諫之權

操之相臣簡擢皆其私人彈劾視其意旨而士類之直氣不伸矣即或御史有所言皆非急務甚者毎設爲月課勤綴拾瑣屑無當之事登之疏牘謂之應課至於京師餅餌之大小餅値之昂賤亦以爲言噫其可笑也甚矣夫爲上者設此官原欲拾遺補闕繩繆格非上以正君心下以肅百僚非欲其噤口卷舌全軀保祿也乃不爲觸邪之獬豸而爲助桀之吠犬非作權門之鷹鸇即同噤寒之蟲鳥豈設官之初意哉惟我　國家宏開言路許以風聞言事即有不盡不實者亦不遽加以罪斥其所以作諫官之氣者至矣中間或有因進諫貶謫者無不立予召還不次擢用恩渥法周亘古未有顧言事一端專責成於御史則言路尚未廣也竊以爲凡在朝諸臣苟有眞知灼見亦得許其從容進說指陳利弊弛忌諱之

禁寬指斥之誅而御史則當每歲考績言者有賞不言者有罰如御史所言實有可采已見施行或所舉果爲人望所集所劾果爲衆惡所歸則不獨賞之幷遷其官行之久遠而朝廷不肅官邪不斂跡者未之有也此之謂善誘諫者也

近日言路宏開在廷諸臣以及草野之士皆得進言可稱極盛然其中或不免結黨援立門戶自詡清流倡爲異說但知獨抒己臆而不顧國事安危之所繫有時任情彈劾亦幾漸開攻訐之風竊以爲似非盛世所宜有也王韜附識

求言

隆古之世君與民近民間疴癢得以上達而臣下所懷亦得以告諸君尊君卑臣則自秦制始於是変嚴堂陛民視君闕

如九重之遠矣君日尊而日驕臣日卑而日諂於是降交之道無聞凡一切水旱之災寇賊之警閭閻之疾苦牧守之優劣政治之得失舉措之利弊率皆壅於上聞或則知之而不言或則言之而不盡臣下之奏疏所以美其君者以爲比堯舜而猶不足爲君者日不聞其過亦自以爲四方平治聖哲若古而狗馬聲色之欲因以中其心志矣其臣積諂已久欲言而憚於獲咎雖有骨鯁直諫之臣抗顏而披鱗而一士之諤不敵盈廷之諛是以雖諫而不入也故爲君者當霽其威嚴誘之以盡言有賜坐之儀有前席之間有造膝之請皆所以求其言也此外專設直言極諫一科許其指陳朝政必洞中利害毋得虛應故事凡府縣之官自外邑詣都者皆行召見溫言接問詢以民事俾其盡陳無隱蓋其官雖卑而與民

則親也君以求治爲心臣自以治亂之道備陳於上前矣君旣與臣下略分言情則臣自傾誠輸納毋敢隔閡矣是以古之君臣際會則風雲契合則魚水而有以聯家人父子之歡嗚呼今其見之哉

理財

今天下理財之急務在乎節浮開流革奢崇儉所以富國而足民者其大要不外於此蓋此乃本也而其餘則末也如開礦取煤鐵入山伐竹木窮人力以盡地利此開財之端一也購機器以興織紝以便工作以利耕播俾工務日廣農事日盛此開財之端二也製造舟艦遠涉重洋轉輸貨物以有易無以賤徵貴俾商賈逐什一之利而即藉商力以佐國計此開財之端三也闢五金之礦開鑪鼓鑄金銀銅三品之錢流

通民間以裕國用此開財之端四也凡此皆非崇尚西法不爲功而亦非一朝夕間所得遽收其效今欲興利則必先自除弊始夫開流之議人人知之矣所以榷稅抽釐加賦勸捐詎乎細微殆已搜無遺蘊而於節浮之說則未之講也浮費之大者莫如裁河工罷漕運自漕糧改由海運河可循其故道導使北流凡所以築閘蓄水糜帑不貲者一切皆可罷撤南方數省所供漕米二百萬石以充 天庾者自南運北計一石之費幾至十餘倍今何不概行折價而另招商運所省何止千萬夫浮費冗食於承平時爲多而尤甚於軍興之際官之冗員宜汰餉之虛額宜除乃裁革之詔未乾而漏計之令籌下額外之員溢於常品徒縻廩祿於事無益一捐局之設一釐廠之開所委大小員弁不可勝紀人浮於事一切可

罷而當局者方藉以此爲調劑官方之濫耗財之源也軍士失伍而支糧如故老弱充數而除籍復登所設各處水師有名而無實所造砲船拖船紅單船率以少報多大半爲提鎮以下所侵漁調遣不敷惟事蒙蔽糧臺多肥橐之人戎幕皆伴食之客軍需之弊病財之本也上下相欺公私並竭建言者方亟亟於理財之術而不知嚴備官斥枝員杜虛數清冒支是未能見乎其大也其次則如尚方監局凡物料之悖出不經無益可省者悉皆裁罷儉德先於君躬而民風自能丕變所謂上行而下效革奢之道即繫乎此焉今天下競尚奢矣亂離之後仍染繁華舊習衣服僭侈上下無別飲食靡費水陸畢陳其他淫樂奇技惑心蠱志者無一不具身歷兵燹者尚復如此而未經喪亂之地更可知矣痛乎風俗之移人

而奢靡之蠹財也蓋此風之長非一日矣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此賈生所以流涕馬廖所以咨嗟者也夫俗奢而不知禁財靡而不知節當官者皆黷貨而力田者多逐末此亦民窮財詘之秋及今不理後必無措再有水旱何以恤之欲富國者莫如足民欲足用者莫如節用重農桑而抑末作賞廉潔而誅貪墨所以風天下以去奢即儉也轉移之效捷若桴鼓誠能如是而財不阜俗不康者吾弗信也財阜俗康而天下自治此所謂本也其餘一切理財之說皆末也本立而末舉然後次第行之乃始不止以救一時之急而可以鞏萬世之基

昔在同治初元之春余將以避兵至粵蒿目時艱憂心孔棘曾撰臆談四十有四篇略仿杜牧罪言蘇洵權書之意

冀稍足以拯救時弊欲上之當事不果癸酉冬閒承乏日報搜諸篋中尚存强半雖曰陳言亦或可備一得享帚知珍懷璞自賞不忍棄捐仍錄之以問世同治十有三年甲戌夏四月吳郡王韜附識

卷十二終